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殘水滸
第八十一回 汴梁城樂和演戲 曹南山吳用失機

話說宋江自從樂和到了京，設法搭進班子，便知道有些指望。本來京城裡貴游子弟沒有事做，便人人把捧角當生活。（【眉】貴游子弟把捧角當生活，滿清末年，亦有此景象，畢竟是亡國之徵耳。）樂和在戲場上化名百合花，憑著嗓子圓朗，臺步輕靈，漸漸出了風頭。蔡京幾位公子，也會串得幾出拿手好戲。百合花借這因緣，一一巴結上。恰好蔡京生日，百合花調進相府，前後三天，很顯些身手。蔡京看得出神，分賞識，便叫到跟前，說明要保舉他到道君皇帝御前，做五品供奉。百合花照依吳用秘授的計策，忽然跪下（【眉】忽然跪下，自覺神秘得很。）道：「蒙太師恩典，無奈小人是國法不赦的罪人，不敢累太師欺君，要求詳察！」蔡京不覺奇怪起來，道：「你不過是個優伶，伶官是古來有的，難道唱戲是罪犯不成？」（【眉】唱戲當然不是犯罪，不是犯罪何必如此？）百合花又連連在地上碰幾個響頭道：「太師恩典，罪民原來不是叫百合花。」蔡京道：「我曉得，百合花是戲名，自然不是你真名。大凡唱戲的都另有戲名，這也不為欺君。」（【眉】百合花不是真名，也不得謂欺君。何必如此的奇怪。）百合花又連連碰頭道：「罪人原叫樂和，原是梁山宋江的部下。」蔡京聽說起宋江，吃了一驚，定定神問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不在梁山上大秤分金銀，大碗吃酒肉，卻鑽到這裡來做衣冠傀儡的生涯，又是甚心路呢？」樂和叩頭流淚，（【眉】利用以叩頭哀求奸相，下氣如此，劫生辰綱時所萬想不到者也。）道：「罪民只緣受宋江的恩重了，罪民流落江湖，幾回凍餓得要死，承宋江收留下來，（【夾】一味遭誑。）解衣推食，親兄弟一般看待，罪人的良心上，不能不感激效死，因此逗留下來。每每見宋江閒時，（【夾】不閒之時做什麼，無意中出了漏洞。）便頓足歎息道：『我們不幸，陷於叛逆，不知何年何日，才有改邪歸正的機會。』（【眉】宋江原來想改邪歸正，並自認叛逆，可醜。）就是山寨同人，多半草野愚頑，不知法紀，但提起朝廷恩意，人人無不想望。上回不得已抗拒官兵，宋江悔恨得拔劍自刎，幸虧眾人奪住，到今頸上還留著疤痕。（【夾】不差。）宋江幾次商量，預備親身到刑部自首，（【眉】宋江也想自首，回憶癸丑義師失敗後，無賴黨人爭以特赦為榮，真是可羞。作者殆欲藉此為妖孽寫照。）又恐山泊上大眾沒人約束，倒弄出別的事來。罪民想著平時志氣，原不是甘心落草的。既是宋江進退兩難，不如自己拼著一身，替大家洗刷。因此投到京城，從戲班裡拜師父，才得轉得太師跟前。平時山上眾人，每每傳說太師是當朝柱石，天子腹心。倘得叩見太師一面，伏侍太師一日，就是小人無限光榮，死而無怨。罪人今日，不敢求太師別的恩典，只求本師察看梁山上眾人的赤心，能夠在皇帝面前，方便一句，許其免罪。將來山上數萬健兒，都感太師大德，赴湯蹈火，定所不辭。（【夾】竟欲以曹操、司馬懿待蔡京。）至於罪人自己，本無寸長，惟有蒙混太師之罪。太師如覺情無可原，就此送交法司定罪，或殺或剮，以懲效尤，罪人決不敢有什麼抵賴。」說著，懷中又探出一紙梁山泊宋江、盧俊義、吳用等悔罪的呈子來，伏在地上，（【眉】宋江悔罪的呈子，較諸某君永不革命的甘結何如？）又是一頓叩頭流涕，把地上方磚也沾濕了好幾塊。（【夾】此不過抄當日朱武對付史進方法，然事體的大小，內容的繁簡，卻相去不知幾倍，所以事終不成。）蔡京一面接過呈子，一面叫樂和起來，吩咐兩個幹僕，好好陪伴住他，聽候發落。

蔡京把呈子從頭看過一遍，心想樂和所說，也還不錯。但是倘若真個依規矩辦起來，必須將呈子移交刑部。無奈具呈人宋江等又隔在山東，一時傳不到案。算來不如從中向道君皇帝奏明，竟下招安的諭旨。又自己想想事體重大，須得皇帝面前最親信的說才妥。隨即叫左右去請大公子來。（【眉】左思右想，不得不借重得君寵遇的大兒子，奸臣心事歷歷如繪。）原來蔡京長子蔡攸，現官宣和殿大學士，最得道君皇帝的寵遇，別有賜第，和蔡京分居。相府管家去時，蔡攸剛從便殿回家，卸了冠帶，正和妹夫梁世傑分曹打球。聞得父親呼喚，二人一齊來見。問安已畢，蔡京把宋江呈子拿出給二人觀看。梁世傑道：「奇怪，宋江也會說出曠誠自首、懇求免罪的話頭來！岳父意見如何？」（【眉】生辰綱遇劫，梁世傑當然不能忘情於此，自覺可異。）蔡京未及開言，此時小兒子蔡絛也在跟前，搶著說道：「父親恐不便允許。他既悔罪，為何自己不來？這呈子雖然說得懇切，往時攻城掠地的大案子，都沒有著實認罪的字樣，這案子有一兩件是通天的。倘若皇上一時記起，問到如何回答？」

蔡京便將樂和的話，備細告訴。蔡攸道：「原來百合花就是梁山上樂和，孩兒一向只覺得色藝都不錯，哪知還是草頭王呢？」梁世傑乘機說道：「梁山強盜，專一和我們作對，小婿在大名，不虧李成、聞達，幾乎沒有性命。就是生辰綱那事，也不曾處治得。到於今他們還在江湖上誇耀呢！」蔡絛道：「可是呢！這種人嘴裡哪有真話，來人安知不是刺客或偵探？留在肘腋之下，還怕有別的危險，父親不可不防！不見九弟在潯陽，把官職弄掉；新近在兗州，又險得一命。」蔡攸卻大不為然（【眉】梁世傑與蔡絛的心理和蔡攸不同，不知蔡京何所依從矣。）道：「你們兩人一味計較私情。論國家大事，古人射鉤斬祛，只要人才可用，都不責備。現今皇帝恢豁大度，（【眉】現今皇帝昏糊顛預則有之，恢豁大度則未必也。）駕馭天下豪傑，這點案子豫先陳明，也不算什麼。至於那萬金珠，更細之又細。孩兒適才在便殿，朝廷新得奏報，我師克復涿、易二州，契丹將郭藥師已舉常勝軍萬來降。皇帝面諭孩兒即日往燕山府收地。孩兒正在計算，要招募勇士充帳下親軍。現在梁山這支人馬，孩兒順便招來，恰是好處。」蔡絛道：「哥哥如此相信他，能保住狼子不野心嗎？」蔡攸道：「你不聽見父親說麼？他特地自己投到，正是俠義之士，（【眉】一則曰狼子野心，一則曰義俠之士可靠，可見彼此爭持已各走極端矣。）如何難保？」蔡絛道：「就算保得樂和，能保得宋江嗎？」蔡攸平時本來和蔡絛不睦，閒常嗔著父親偏護。此刻見兄弟層層駁詰，格外生氣，不顧父親在上，厲聲道：「我保得！我以全家百口保他。」蔡絛回顧蔡京道：「大哥休以百口保宋江，父親和孩兒都在百口之內，孩兒好怕啊！」梁世傑怕丈人下不去，解勸道：「事要做穩些，倒也不錯，內兄不須平空爭論，還是叫樂和來問一問罷？」蔡京吩咐傳樂和來。

樂和見眾人，總是叩頭認罪。說到兗州的事情，道：「原先不知是九公子治下，後來甫經曉得，宋江隨即退出，不敢逗留。」梁世傑問起劫生辰綱的事，樂和一發碰頭道：「這是當日晁蓋為首做的。現在梁山泊首領乃是宋江，晁蓋死去已久。（【眉】生辰綱遇劫，梁世傑當然傷心，歸罪晁蓋，都是死人倒霉，未見不顧心之所安矣。）至於劫去的物件，只要奉到太師恩命，他們敢不加倍認罰！」蔡京見蔡攸一力擔承，曉得在皇帝面前說話非他不可，不好拗違。當下吩咐樂和通信到梁山，問清宋江意思再說。

（【夾】仍是捨不得金珠耳，宰相如此，可笑可憐。）樂和得了蔡京的命令，自然趕著寫信到梁山。宋江自是歡喜，不免因段景住的事，有點戒心，和吳用商量，設法疏通大家一下子。吳用道：「這是名正言順的事，要疏通做甚，（【眉】你都自命不凡，要疏通做甚。）只消在忠義堂將來信朗朗宣佈便是。至於蔡京那方面的需索，好在樂和照我的計策，另紙寫來。這一張暫不宣佈，省得他們又說我私行賄賂。」當下商量妥當，便將盧俊義請來，把信看過，就請他在忠義堂上宣佈。盧俊義一口答應，卻問吳用道：「軍師，樂和不是說到外家去看病麼？怎地倒是在京裡串起戲來？雖然蔡京是被義氣感動，但這件事和段景住北邊的話頭，前後不過幾天，真成騎兩頭馬似的。軍師也要預備一番話才好！」（【夾】似乎幫助，實是挑眼，員外也漸漸露出點鋒芒來。）吳用沉吟道：「這都是公明哥哥的苦心，（【夾】招出來了。）總該被大家原諒的。」（【眉】帶病串戲，可謂滑稽之至矣。附金而又歸宋，是騎雙頭馬也，咄咄怪事。）

盧俊義無語，隨鳴鐘擊鼓，在忠義堂上會集眾多豪傑，（【夾】彼自以為堂皇正大也。）盧俊義當場念完了信，吳用起身道：「蔡太師當朝首相，他既有此好意，定然朝廷恩旨，不日就要下來。大家弟兄們看如何？小弟料想都承認的。」堂上許多頭領，果然不約而同的齊聲承認。只劉唐一個高叫：「公明哥哥，且慢！」宋江問道：「慢什麼？」劉唐道：「我們當初起事，為劫生辰綱，便是對蔡京那廝的。你哥哥不在內，彼此不妨，如何叫我們好投降蔡京？」（【眉】吳用、劉唐都是參加劫生辰綱者，劉唐便說不可投降蔡京，人品自在吳用之上。）宋江道：「劉兄弟不要著急，我們不是投降蔡京，是替朝廷效力。蔡京不過是在皇帝面前，替我們傳達的人，決不得叫我們受委屈，儘管放心。」劉唐還要想說話，眾頭領拖他坐下。吳用又道：「這是我們自己刷新的機

會，且不管朝廷是什麼人，我們但過了這一關，便不被人家看成綠林豪傑，可以放手做事。但是小可心想有兩點，請大家預先留意：（【眉】第一點、第二點大有漢高約法三章之意，其自命不凡之概可知。）第一點，朝廷既是招安，便不見得許我們仍舊住在水泊裡邊，必定要調出去，用國家軍制來改編。那時我們弟兄，固然個個是朝廷的人；可是官職的大小，和部隊的分劃，都要聽從朝廷作主。各人地位，不見得都照山泊上舊職分，所有小小不如意之處，大家須忍耐著，不要任意放言，引出嫌疑。（【夾】此言為國家為大眾，都是不錯，豈知是封住大家，不要出頭，好由他擺佈。）第二點，我們既受招安，就不得不遵國家法度。過去的恩怨，固然休提；就是眼前有點難過，大家要想著自己前程，不要計較。現在正當用兵之際，燕山未下，金人舉動，也很難測。倘諾調我們去打前敵，不管那氣候的荒寒，胡騎的勁悍，都要努力向前，不可推諉，不受調度。這是小可替大家奉獻點意思，還望大家採納。」眾人稱是。（【夾】這是吳用占宋江面子第一次。）

忠義堂散後，宋江同吳用回到機要室裡，叫蔣敬來商議，盤算倉裡的糧草，還有多少；庫裡的銀錢，還有多少；預備整治二□萬金珠，□萬作為賠償生辰綱，五萬作為進奉；再有五萬，供各方面的敷衍。蔣敬道：「山寨上所有，足夠供給全部人馬九個月糧餉。金珠高俅有一筆款，盡可抵用。」蔣敬退出，吳用教請戴宗來到，商量將金珠先行送到京城。戴宗道：「我這神行法，只能夠同一兩人，不能多人。二□萬金珠太重了，怕帶不去。」吳用想一想道：「既如此，煩院長先帶一封信，和忠義堂上眾人履歷冊，另外節略一份，（【夾】此中說些什麼？）送交樂和。再叫他設法，請一張護照來，免得金珠在路上，被關隘盤查。」（【眉】護照要緊，我恐怕沒有多大的效力。）戴宗領命即日下山，吳用又叮囑切莫洩漏。

戴宗單身上路，儘量使起神行法來，午時渡泊。申初已到曹州，進了城，一直到府東大街鼎生客店歇腳。鼎生客店老闆，複姓鍾離，當年便是居住祝家莊，替石秀指路的。祝家莊打破以後，得宋江許多金帛的賞物。老兒尋思，日久官家追究起來，不大穩便，因此帶了兒子，搬到曹州，改姓為張，開設客店。不料開不多時，剛遇著梁山一個細作來店投宿，回山說起，宋江又送了些金帛。從此梁山上有人來到曹州，總認定鼎生主顧。老兒一者貪得金錢，二者懼怕聲勢，都是慇懃招待。（【眉】鄉愚神情可憐。）這日戴宗住店，自是照例，不必細表。清早出城，向西大路而去。

事有湊巧，樂廷玉進城，戴宗出城。樂廷玉心下奇怪，馬頭勒轉，從後追來，高叫：「戴院長請住！小可有話面告！」（【夾】抄楊林舊卷。）只見前面那人，略為回顧，跑得格外快。樂廷玉馬趕一程，也趕不上。仍進城來，緩住馬韁，左顧右盼，從鼎生客店門前過去。忽見這老兒立在門首，好生面善。頓時省悟，便走進店裡，坐下來，叫老者問姓名。老者見是軍官，嚇得抖擻地道：「小人姓張，名叫張中，同兒子張祿，（【夾】有意借用。）在此開設客店。」樂廷玉一笑（【眉】老英雄念念不忘祝家莊前事，一笑大有用意。）道：「張中、張祿，裡面有乾淨房間沒有？」老兒父子連忙引到後面一進三間兩廂裡坐下，道：「這是頂好房間，一位從北京帶家眷來的包住三天，今天才走。」樂廷玉點頭，向跟隨的兵丁使個眼色，兵士齊退出來，屯在店門口。

樂廷玉看左右無人，向老兒道：「你當真認不得我麼？」父子兩個不曾回答，樂廷玉冷笑道：「你是不是要等我自已說出來麼？」老頭連忙拖著兒子一齊跪下，道：「小人委實糊塗，只緣那時節無意中幫助梁山強盜，誤了大事。事後也知犯罪，只好逃這裡來。看見樂爺，不禁心虛膽怯，說不出來。沒奈何，想混過去，小人知道錯了。」樂廷玉道：「我念你是個鄉愚，爛好人，不省得什麼，不用和你計較往事。但問你，如今你客店裡，梁山上時常有人來往嗎？」老人吱吱地回答不清。樂廷玉道：「不用說，我早曉得。只問你，今早從你店裡出去的是梁山上什麼人？」老人低低答道：「是神行太保戴宗，化名宗訪，昨天傍晚來的，住了一夜，清早便去。」樂廷玉道：「他從哪裡來？往哪裡去呢？」老兒道：「想是梁山上來。往哪裡去，小人不曾敢問。」（【眉】是一齣絕妙的文明戲。）樂廷玉道：「只一夜麼？」老兒道：「實只一夜。將爺不信時，可查往來客簿。」樂廷玉道：「既如此，也罷，我不責備你。日後梁山人來，你依舊好好招呼，只不許說破，暗中給我消息便是。你兒子年輕力壯，我中意他，補他一份錢糧，給我做伴當，就此跟我去。你起來罷！」老兒諾諾連聲，哪敢喘氣。張祿跟樂廷玉到營裡，老兒心下盡是不安。過不多時，又一連兩回，梁山小頭目在客店經過，只得照依言語，暗暗地報上去，卻都不見動靜。又好幾天，樂廷玉因鄆州出件盜案，到鄆州查辦，連張祿也帶去了。老兒雖不放心，無可如何。

戴宗從客店回來，又是住這客店。戴宗前回被人在背後呼喚，心下甚是猜疑，不知是走快了誤聽，還是真有來追的人。本待不進城去，卻在城外遇見山泊來人，說樂廷玉不在曹州，戴宗因此進城住一夜。（【眉】緊防中計。）次日趕到梁山，見宋江，呈上樂和回書，兵部頒的護照一紙。宋江不敢遲延，和吳用連夜配好車輛，叫朱武帶同朱富、李雲、童威、童猛、王定六、郁保四共七個頭領（【夾】都揀和樂廷玉不曾會面的。）保護著，路上一切由朱武調度。一行三□多人，都是經商打扮。吳用又叮囑道：「樂廷玉那廝是起心和我們作對的。趁他在鄆州時，趕快過了曹州，不是他的地界，他便不能奈何我們。（【夾】你也著了道兒。）路上遇有盤詰，大大方方展開護照來給他看，切不可動武。客店中倘遇賽會迎神演戲等事，都要小心，切不可貪熱鬧，以致釀出意外。」七位頭領領了意思，輕裝便服，暗藏兵器，下山去了。

話說樂廷玉果真在鄆州麼？鄆州去了一日，把手下親兵留屯在那裡，自己早在一處埋伏得好好的。本來戴宗未到之先，扈成已得宋江要受招安的密信，此時扈成在樂廷玉部下當統領官，偶然去沿河巡哨，拿獲細作一名。那人自稱奉命來送信給統領的，並不是來盤纏子。扈成拆開信，正是妹子的手筆，由頭至尾，一共□來張，從被虜上山，直到近來招安的事為止，頗為詳盡。（【眉】這封信大有關係。）問來人名叫龍得標，乃是王英帳下的心腹。方知扈三娘已嫁王英。扈成將信呈樂廷玉看得一遍，兩人商量宋江受了招安，仇便難報，從此格外留心往來的人。

朱武等將近曹州，大家商量，先著李雲、朱富到城裡打探。大眾押車輛從城外東城繞到西城，揀客店歇下。護照取在手裡，預備兵士盤詰。豈知自從樂廷玉到鄆州去後，兵士無人監督，也就鬆懈下來。朱、李兩個從城裡聽得清楚，大家會合。過一夜，清早啟行，又三□多里，到曹南山下。山下原設汛兵□名，一個哨長，不免照例查問。見了護照，也就不提。（【眉】暗算難防。）

大家進山不曾幾里，忽然一陣鼓樂聲，從山凹轉出一頂彩輿，二□來個執事樂隊，七八個提刀護衛，後面又幾個抬奩具的。遇見大隊車輛，便攢上來一路同行，從山坡又□五六里走到山頂。頂上一片平陽，一座玉露禪院。車輛推進山門，和彩輿都在甬道上排列。眾頭領齊到殿後歇息，吃茶、生火、弄飯。嘍囉兵和護送彩輿的人攀談起來，方知是東面戴村村董的女兒，嫁給山西面曹大戶，因為山上下幾□里沒有村鎮，怕有盜賊，特遣八個士兵護送。眾人又道：「我們戴村也有二百多戶人家，只這位新娘是村裡頂尖兒美人，臨上轎妝親，我們從格子眼裡張見一下子，真是連畫上也不曾有過。（【眉】滑稽。）這番嫁過去，新郎不知怎樣歡喜呢！」

一時飯熟，大家吃著談著，眾頭領在殿上也捧著碗筷，忽然前面吵鬧起來。王定六、郁保四兩人飯先吃過，走出看時，乃是嘍囉兵要看新娘，這些隨從的人極力阻擋，由嬉笑變成怒罵。見王、郁兩人來到，都道：「你們莫狠，你家主人來了！」王、郁兩人也聽說新娘美貌，要想看看，便喝手下人：「看新娘須好好商量，休得持蠻囉喏。」那邊人道：「不是這話，新娘是拜喜神封轎門，倘若不曾到親郎家裡，先開轎時，觸犯喜神，非大富貴人，才不妨事。」（【眉】滑稽之至。）兩人一齊哈哈大笑道：「原來真有喜神，我們倒要瞻仰瞻仰。」郁保四仗著力大，把眾人一分，一步搶到轎前，伸手將轎簾一掀。才掀開來，刷地一流星錘，從轎裡飛出，打個正著。（【眉】新娘子變成一個流星錘，死的人都不明白底蘊。）把斗大頭顱，爽脆得跌破西瓜一般，黑籽紅瓢，攤得兩地。

隨即樂廷玉一個箭步，跳到王定六面前，王定六急待轉身，錘到處早中肩背，倒在半邊。跟轎的人，都已亮出傢伙，嘍囉們爭先看新娘的，不及防備，被他們一刀一個，空手怎能招架，趕殺上來，人人沒命亂跑。殿上幾位頭領，剛得拔兵器走出庭心來迎門時，忽地弓弦響處，一箭正中朱富後心。霎時上面瓦片和弓箭，疾風暴雨般當頭蓋下來，李雲和童威、童猛也都受傷。三□多嘍囉，早被樂廷玉掃得乾淨。李雲等搶到前面韋馱像前，山門已閉。眾人簸箕般圍上來，只得輾轉死門。扈成和二□多壯士從瓦面下

來，撓鉤套索齊上，饒他武藝通天，也自無能為力。當下死的死，捆的捆，收拾完畢，扈成回頭，忽見天王手內琵琶顫動，再搜一搜，竟在天王像背後搜出朱武。（【眉】天王手內琵琶顫動致朱武一並也被擒獲。朱武一定要恨天王太不幫忙。）朱武當時料知不好，眾人向前，他向後便逃，不料殿後牆門都經砌實，沒法想，貼在天王背後，還逃不過。計算這番殺死兩人：朱富、郁保四；捉五人：朱武、李雲、童威、童猛、王定六，端的一個不曾走脫。究竟這五人如何處治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此回又去七人，梁山上只八□八人矣。

樂廷玉坐新娘轎，是有意抄上回魯達醉入銷金帳賺周通的故事。

中計者朱武等，而標題曰：「吳用失機」，蓋此種責任，當歸之軍師也。秋風